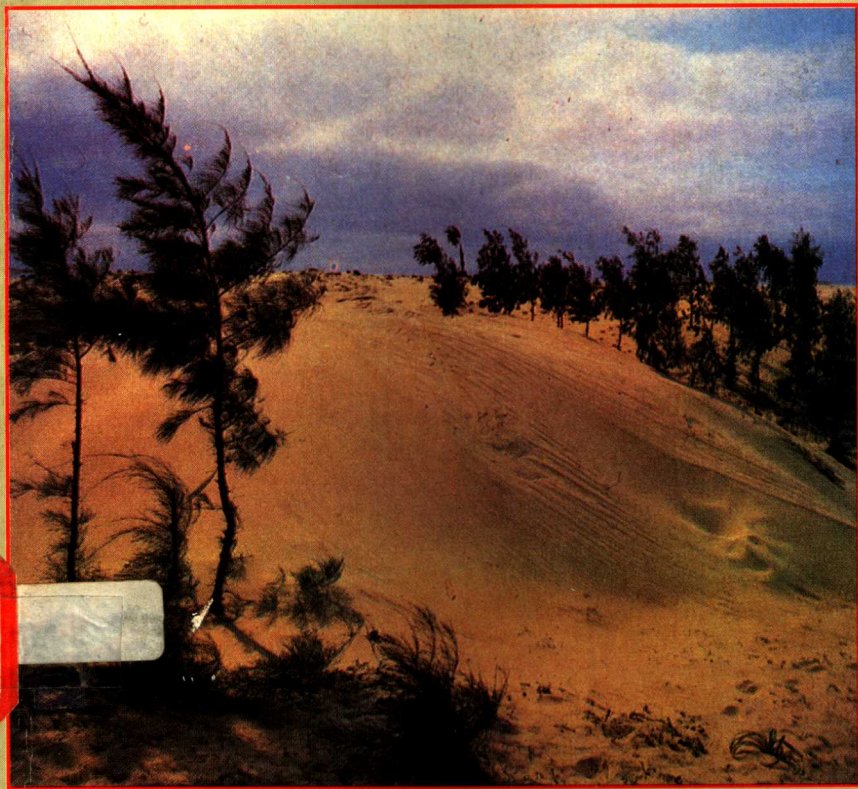


大马福联会暨雪福福建会馆资助学术文艺丛书

短篇小说集

浮生三部曲

夢平著



新亚出版社出版

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资助学术文艺丛书

短篇小说集

浮生三部曲

梦平著

新亚出版社出版

大马福联会

雪福建会馆资助丛书

短篇小说集

浮生三部曲

著者：梦平

出版：新亚出版社

Block 34 Commonwealth Lane

#07-26 Singapore 0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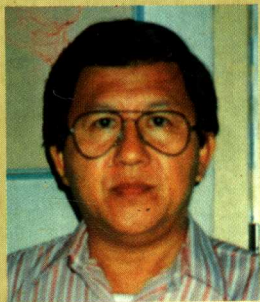
Tel: 7741003

印刷 *Ocean Colour Printing Pte Ltd*

初版：1991年1月

版权所有

ISBN 9971-80-546-4



作者简介

梦平，另署马崧、丘岷、晋逊、芭桐等；自50年代中期开始学习写作，在华校任教已30年。由1961年抄迄今，出版行世的著作已有21种，重要的有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短篇小说集：长堤、早风、不碎的海浪、贝壳之歌、山鹰、飞向子午线、黄梨成熟时；少年儿童文学集：新马岛岛的故事、马来西亚巡礼；作家传记集〈新马华作家群像〉等。自1971年起，多篇作品分别被选入下列各书中：初恋·上辑、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散文二集/史料、新马小说佳作选集、美丽的心、建国十年征文佳作选集、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集 ((Koleksi Cerpen-cerpen Malaysia)、礼篮、新马小说选集、记得当年年纪小、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写人小说选、成长(南文会)、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第二辑小说。受邀编选〈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1984)。1985年5月16日，荣获柔佛州各民族活跃教师写作奖，由州务大臣颁奖。1989年获选参加在吉隆坡蕉赖专科师范学院开办的“第2届全国各民族小学校长教学领导班”(1989年2月~5月)，是全国前六位接受此项特别课程的华裔小学校长之一。1988年1月，生平事略刊登于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世界文学家大辞典》，1989年6月，作品被选入香港新亚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第二集)。到了1989年11月间，丘氏至少有5篇作品被选入大马华文中学课本当教材用途。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note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内容提示

在本书里，作者除了具有归侨作家萧村对他过去的小说所评的“浓郁的乡土气息 鲜明的地方色彩 写最熟悉的生活 突出社会本质”等特点之外，更在深切关注现实困窘的同时，也热情地探究着人生的无常、忧患和不幸的现象，并表达了六、七、八十年代现实生活的主体感受；在那无限的流转与幻灭中，多少人长久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为人性尊严和生活目标奋斗。在作者所反映的客观现象中，提到了低沉的现实课题，描述了不幸者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丑恶的批判。读者可从中看到近三十年里的本地生活图景，或可重新确立个人内心的理想，尽力为群体与爱心做点什么。

题字■萧劲华教授(已故)
督印■杨天助

本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
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
馆“文学出版基金”一九八
九年度“小说组”优秀奖，
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目录

从槟榔乡到黄梨镇	1
——马华作家马苍剪影(萧村)	
狱里狱外	7
紫浪血花溅	23
勇敢的姑娘	36
张开黑伞	46
终曲悠扬	62
鞭影	79
三记拳头	87
西归又南飞	103
浮生三部曲	125
后记	143

从槟榔乡到黄梨镇

——马华作家马峇剪影

萧村

马峇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文作家。一九四〇年八月生于柔佛州笨珍县巴列岸东村，祖籍广东省丰顺县塔下乡。另署名梦平、丘岷、晋迷、芭桐、邱子浩等。

昔日的巴列岸东是槟榔之乡。宁静淡泊的农家生活，朴厚和睦的邻里关系，色彩明丽的热带风光，拓荒垦殖的奇闻轶事，如乳汁甘霖滋养着马峇童少时代的心灵，似阳光雨露沐浴着他那破土而出的文学才华。一九七五年七月出版的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荣获小说出版基金奖的短篇集《静静的文律河》，就是槟榔之乡的生活写照，是作家对美好事物、纯真情爱的讴歌，对民族和睦、安居乐业的憧憬，对殖民主义遗毒的鞭挞，也流露马峇对熟土故人的深沉的眷恋。槟榔树、槟榔园，“钩了大约三十八年的槟榔子”的父亲，使风华正茂的作家文思似泉涌，写下了上述名篇佳作，奠定他在马华文坛久负盛名的基石。

生活的激流，时代的风云，催促马峇离开了巴列岸东，在富饶的柔佛州南疆，将文化知识、将美德良知、将民族团结的种子，播布于华裔幼苗的心灵中。尽管粉笔生涯需要苦口婆心，山芭岁月需要清心寡欲，作家却是精神世界富有，素材宝库充实。定居蒲莱山背的黄梨镇——北干那那之后，旺盛的创

作火焰，深邃的人生思索，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执着的艺术追求，使他的妙笔生花，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间，曾五度荣获小说出版基金奖，出版了小说集《不碎的海浪》、《贝壳之歌》、《山鹰》、《黄梨成熟时》等。满目青翠、生机盎然的黄梨镇，是马峇创作之树常青的生活根据地，那里的风云幻化、村镇变迁、人事沧桑和世态炎凉，乃是他许多成功之作的源泉。难怪他乔迁士姑来的今天，对黄梨镇还是那样牵肠挂肚梦回魂绕！

在马华文坛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三十多年的马峇，著述甚丰，迄今，已面世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儿童文学作品集、作家传记和游记随笔集共二十种。这位名副其实的高产华裔作家，已列入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的《世界文学家大辞典》中。

披阅马峇主要文学作品之后，觉得这位马华文学精英的创作有下列基本特点：

浓郁的乡土气息、鲜明的地方色彩

被誉为马华文坛富有代表性的“乡土作家”马峇，正如新加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苗秀先生所说的“他浑身上下都是泥土气息”，“他有着一般农民那样的沉着，认真不苟”的精神。是的，马峇对山芭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饱含深情，对他乡土流传着的民风习俗、历史掌故、口头文学与方言俚语，均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然后去粗取精，成为一篇篇乡土文学佳作的素材。例如脍炙人口的小说《山鹰》里，对双翼一

敛一张的巨鹰用利爪攫住小鸡一冲天的令人寒毛倒竖起来的描绘，并以此象征横行乡间的土豪蹂躏占有蕊姐的“弱肉强食”的惨剧，使读者看到浮现乡土印迹的文学形象，也从字行间喷薄欲出的泥土气息中闻到作家疾恶如仇的心声。

在《摆渡老人》中，峇株巴辖河上游的马来族船夫巴曼梳，仅用一支铁钩、一捆细绳，生擒身长二十三尺的伤了九人的凶鳄的“独门法宝”，本身就是南洋群岛特有的“事件”，就是巫人的与众不同的传统技能，经作家适度宣染、刻意求工后，更是使地方色彩璀璨眩目，那一连串的细节、场面洋溢着热带地域奇异的魅力和气息。

讴歌民族和睦、赞颂爱国主义精神

约占马来西亚人口三十巴仙的华族，一代又一代为这片丰腴的土地奉献血和汗、聪明和才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落地生根繁衍不息。经验与良知，使他们倍加珍惜在民族平等友爱的日丽风和下，建设自己的邦国，缔造粉碎殖民枷锁后的新生活。马巷自幼就同“甘榜”的异族儿伴亲密无间，视巫、印邻为父老兄弟姐妹，对哺育他茁壮成长的马来半岛情深似海。因此，爱独立、爱祖国、爱友族、爱和平，一直是他文学创作的主题。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描述“为人热情诚笃”、“有一股英挺昂藏之气”的马来青年耶谷，同性格甜美温柔的华裔姑娘紫瑛，在槟榔园的劳动中产生了“异族恋”，但礼教的、种族的藩篱又扳着冷若冰霜的铁面，硬硬拆散这对异族情侣。作家的笔端涌出深切的同情，将自由通婚联姻作为民族融

合重要渠道的思想火花在书卷里闪烁发光。

《再见村长》这个短篇中，再次以华族青年胡绍东与马来“彭古鲁”（村长）的女儿莫西娜有情人难成眷属的结局，寄托马峇呼吁拆除民族隔阂之墙的强烈愿望，并通过为偶遇的胡绍东女儿小琪同莫西娜长子达烈等三人合影的场面，暗示对下一代的期待。

这两个夭折爱情的故事，其深层含义，在于强调马来西亚的独立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占全国人口八十巴仙以上的马、华两族的水乳交融的友爱与和衷共济的精神，舍此那这就是一场春梦。马峇这种炽热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有时是难以抑制直露无遗的。在《迟开的槟榔花》中，就直接出现首席部长东姑·拉赫曼于马六甲万达怡力大操场，面对十多万各族民众，左手挥动出鞘的短剑，高呼“默迪卡”（独立）。这是突破传统小说框架的政论性的表述，不能说是违反文艺学的规律，似乎应理解作家拳拳爱国之心高度升华的外在表露。

取材范围广泛、突出社会本质

来自“甘榜”的农家子弟、长年执教于乡村华校、兼任二十年之久的五家报社的通讯记者，更主要是同芸芸众生建立血肉联系，使马峇的生活积累非常丰富，选择题材得心应手，广角度、多元化地塑造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物形象。但马峇绝无炫博猎奇之意，浮光掠影之作。纵观他的小说，均是“以一定的立场，对生活素材进行深入的观察，从而选择、塑造、再现的概括形象”，“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马来西亚资深著

名作家方北方的评语)。也就是马峇的成功之作，都在某一横断面突出社会的本质。

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一九八一年度小说奖的《海斗》，写的是大马渔村一些同狂风恶浪搏斗讨海为生的劳苦大众，他们不仅受天灾的威胁，而且更遭人祸的袭击——较富裕的拖网渔民与贫苦的浅海菱网渔民，因渔场纠纷而产生的利害冲突，甚至导致自相残杀世代为仇。深入渔村体验生活的马峇，通过这篇小说，突出了自私自利所造成的人祸其危害甚于天灾的主题，这是富有社会本质意义的，也反映作家坚持文学的社会功能观，屏弃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另一个名篇《黄梨成熟时》，作者的笔触由渔民转移到芭农了。他描绘种植黄梨的艰辛，反映庄台叔一家殷切期望黄梨丰收，叙述黄梨公司“头家”（老板）因挟私恨故意延迟收购，使老实憨厚的庄台叔丰收反而成灾。表面看似似乎是芭农与厂商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掩卷沉思却发觉马峇在向读者显示着一个严肃的典型性的主题：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里普遍存在工商资本家对农民的盘剥，黄梨丰收伤农与旧中国的“谷贱伤农”如出一辙啊！要解决这种社会矛盾，当然需要重大的社会变革，而作家也不可能是冲锋陷阵的中坚力量，不过，马峇善于敢于从平凡的题材中挖掘带有本质意义的主题，这是难能可贵的。

走现实主义之路、写最熟悉的生活

马峇在《小说与生活》（见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马来西

亚《南洋商报》)一文中明确提出“只有根植于广阔的现实生活的小说，才有真实的生命”。“凡是忠于读者的小说家，必然也忠于生活”，并坚决反对“走向反现实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家所熟悉的大千世界：钩槟榔子、切枳肉、烘枳饼的劳动过程，油灯飘游、刀声悉悉、寒气晨雾中割胶的场面，漂亮梨菁、任它腐烂、黄梨生产过剩的厄运，同室操戈、争夺渔场、鹬蚌相争的惨痛结局；缠绵悱恻、遗恨终生的异族之恋，海岛邂逅、温情脉脉的贝壳之歌，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华人传统，被迫种毒、身陷囹圄的穷途末路；为非作歹、霸占弱女的乡里土豪，乘人之危、挟私报复的商行“头家”，见义勇为、舍生救人的马来船夫，忍无可忍、奋起抗暴的憨直芭农等等，都是马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都是作家为马华文坛塑造一系列典型人物的原型。

坚持走现实主义之路，不随声附和，不追求时髦，这是马峇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的基准；但是他又非墨守成规，他认为现实主义“也是不断在进步中的——不断的重振、更新、重建和不停息的有所创造”（见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功成名就的马峇虚怀若谷，他曾经说过：“我虽然写了好多部小说，可是，到今天，还没有一部是我感到很满意的作品。”我同马峇是未曾晤面的“忘年之交”，我祝愿他生命之火永旺、艺术之树繁花似锦！

一九九〇年三月上旬写于中国沈阳市

狱里狱外

在这重重的围墙与铁门之内，苏信池每天除了编制藤篮之外，就是怀念家庭，默默数算着自己出狱的日子。

狱中的生活是枯燥单调的；虽说这儿的一切是有规律而集体的，依时劳动与娱乐，然而失去个人的自由，处处要受到管束，加上时间一久，遂觉得自己底心不在这里，早已飞到家园去啦！

于是，苏信池的心绪恍惚，旧事前影，随时兜上心头。他屈指一算，妻子已经有七个多月没来探监了。每个月都有信给她，也汇过几块钱，为什么最近三、四个月，她连信也不来一封？

在三点零四米乘一点八二米的囚室，从铁窗眼，可望到灰蒙蒙的高墙和阴沉的古老建筑物，他心中又兴起无限的纳闷。

他曾不停地忖思：都是我本身不好，把赌博当作第二生命，以致于犯法，撇下他们，造成一家生计陷于停顿；差幸妻子出来做家庭工，把两个儿女交与姨妈照顾，暂时把一家生活安顿下来。然而，妻的工作会不会很顺利呢？有什么意外的变卦没有？……跟着，他又想：一个人一旦犯了错误，还把自己一家人带入苦海中，我太对不起妻儿喏！

用过早点，苏信池开始到工场干活。

直到上午十时卅分，才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午餐之前，好多监犯围绕在一个大水池旁边冲凉。这当子，苏信池留意到前天入狱的解土石，正赤裸上身凝立在池边。

苏信池走过去，在解土石肩上拍了一下：

“阿石，快点冲嘛！回到‘罗格’（监房），我们就可以吃午饭了。”

“喔，大家光着身子，一同冲凉，我不大习惯。”解土石浅笑一下。

“你应当入乡随俗喏！”苏信池说。

解土石是初犯。苏信池第一次见他让狱卒带进来，就知道这位衣袖上有红点的监犯是个初犯案者，因为每一个囚犯都穿著监狱的制服，从囚犯所穿的衣服，可知他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监犯。一经询问，他知道解土石与自己是同一山城的居民。

解土石是高高瘦瘦的，卅岁左右，一表斯文，不象一般的顽劣犯，粗野卤莽；可是他有很多牢骚——他一再嚷叫着受不了铁窗苦味，吃不惯和住不惯这种环境，还贸然地请教苏信池有什么逃狱的办法。

苏信池直劝他死了这条心，温和地说着：

“阿石，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我们还是好好地服刑。在这里，要越狱是不容易成功的，就是你逃得出，成为逃犯，到处受到‘马打’（警方人员）追捕，还不是享受不到自由！你注意到有些囚犯的衣裤上面有蓝带的标志没有？这种标志就是表示他曾经越过狱，或者逃避‘马打’的拘禁，须要特别戒备和管教。”

“唔，是么。”解土石谛听着，这时回了一句。

苏信池又接下腔：“在‘监狱’里头，要是我们保持良好的行为，就可以缩短刑期；比如我，本来是服刑三年的，要是我一直有良好的行为，便能够缩短一年，只要坐监两年就可以出狱了；而且，有良好行为的囚犯，可以在吃晚饭后，出来玩篮球、藤球或者打羽毛球。所以，我希望你忍耐一点，过了一个礼拜，你就会慢慢的习惯下来。”

“谢谢你开导我。”解土石和气地说。

只不过六天而已，解土石与苏信池便相当熟悉了，两人偶尔会合在一起，便天南地北地聊了一会儿。解土石坦白地告诉苏信池，由于从商失败，他用假股票骗人购买两千五百股，诈取他人两千五百元，同时开了几张约达五千元空头支票，犯了欺骗罪名，被地方法庭判坐监十八个月。

黄昏。当监犯休息的时刻，他们两人走到斜坡的第一级；这儿右边是菜园，园里种有绿嫩的蔬菜。他们经过菜园，走向养金鱼的浅水湖。

他们望着湖中悠闲地游动的金鱼。解土石忽地开口：

“池哥，你还不曾告诉我，你是为什么而坐监的？”

“呃，现在有一点时间，我就顺便讲我的故事。”苏信池摸着下颌，微笑地回腔。

“你也不象是个无恶不作的犯人嘛。”解土石注视着他，补上一句。

他开始讲了：

“我的罪罚是自个儿找来的，这叫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

“小时候，我住在很小的新村里，那边的正当娱乐少之又少，许多割胶工人的娱乐就是赌博——打‘荷兰牌’。而我从九岁开始，就懂得玩这一套了。

“初中毕业后，我离开了那个赌风很盛的小地方，到山城来找事做。然而，我爱赌博的习惯，一直都不曾改变过。二十二岁那年，我跟一位叫施西莉的女孩子结婚，婚后，我们虽然没有美好的物质享受，但是一天三餐是不成问题的。施西莉是跟我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她温和贤淑。

“当时，我太不自爱，也不爱护这个美满的家庭，赌博照样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我来说，真的是‘赌博如命’；可以说，赌是我的一种心理上的享受，也是我的一种希望。除了赌万字票、荷兰牌和麻将外，其他可以赌的东西，我样样都精，件件都懂；有时也跟朋友去赌马，不过我惯常的赌博，是万字票和麻将。

“谁都知道：十赌九输。可是，那时候的我，完全忘记了这些，只要一放下工作，我就往赌馆跑。往往一赌就赌到三更半夜，造成睡眠不够，工作时没精神，入不敷出……我有一种死硬颈的脾气，老婆儿女面黄骨瘦可以不管，麻将却不能不搓，万字票不能不买。”

这当儿，苏信池与解土石从犯人宿舍走下斜坡第二级绿油油的草坪，继而漫步到篮球场去。苏信池咽了一口涎沫，又讲下去：